

作为媒介的驿道:古代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考

张硕勋,王晓红,韩岩

(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汉代至清末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与驿站分布情况。西域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博望凿空”之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各族人民迁徙流转、物品沟通互用、语言转换借取、日常生活彼此影响、信息沟通扩散的场景。长安通西域的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长安;西域;驿站;交通网络;驿道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1-0028-08

狭义上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上的西域泛指中国西部地区。清代西域的范围为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地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西域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西域文化在绵长的发展中逐渐向东倾斜,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中原王朝在“博望凿空”之后,其影响即深入西域各地,其后开拓的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是古代通西域交通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跨地域流动的大动脉。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①可见,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研究资料综述

关于长安至西域的驿站分布,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史料不多,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资料大体可

以描绘出这一中西交通要道的概况。具体参考资料有:第一,《西域舆图》。该图册共有17幅图、其中总图1幅,分图16幅,每图皆附图说。总图东起嘉峪关,西达葱岭,绘出了天山南北路的交通路线以及沿途山川城池、地域范围,名“新疆总图说”;16幅分图说中,每幅图都用红点连线标注交通路线,并以此为纲标注沿途山水、城、堡、台、塘、村、卡伦等,所谓“台、塘、村”即驿站。各图说则详细介绍了该地区的疆域四至、城池的建制沿革、兵备弁员等情况。第二,《沙州图经》。其所记内容中有关于沙洲驿站的分布情况。第三,《册府元龟》、《元史》、《清史稿》以及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如《西域图志》(五十二卷)、《陕西通志》(一百卷)、《甘肃通志》(五十卷)等。这些府、州、厅、县的志书均有长安通西域驿道的片段记录。第四,《西番记》、《大隋西国传》、《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西域图记》等一批记述隋代与外界交往的史籍,其中对驿道亦有涉及,这些史

① 《孟子·公孙丑上》。

收稿日期:2015-01-2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LZUJBWZY047)

作者简介:张硕勋(1972-),男,甘肃庆阳人,副教授,法学博士。

籍中部分内容被收录到《隋书》和《北史》中。第五,唐诗中有许多以驿道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部分再现了当时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情况。第六,目前对这一区域驿道的专题研究。如樊保良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主要考证了汉代以后中原王朝对西域驿道的经营与拓建情况;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碣西区》),考证了自长安抵西域各部的兵站、烽燧和驿站情况,并以这些驿站为框架系统描述了长安通西域驿道上的民族交往、宗教习惯、州县建制、风土人情、文化交流及日常生活等,是非常全面和系统研究中西交通情况的一部书籍,但该著作所考驿站仅限于唐朝,对唐代之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没有考证。其他如臧嵘的《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陈小平的《唐蕃古道》等著作也有部分考述。

二、汉代至清末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

长安在古代长期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驿道的枢纽,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敦煌通西域。自汉“博望凿空”之后,中原历代王朝莫不重视驿道建设,将驿道看成一个王朝政权统治权力有效延伸的“神经系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使节以及社会民生、自然灾害等各种信息都在各条驿道上流动。史载,长安至西域的驿道“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①。可见,当时这一区域驿道的繁盛。

(一) 汉代长安通西域的驿道

为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政府先是在沿途设馆置驿,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列亭障至玉门”^[1],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武帝“初置酒泉郡,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1]。此后汉朝派往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商贸活动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2]。

汉代通西域的驿道多用于军事通信,因此烽燧相望、邮驿相通,所谓“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武经总要》中称:“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缺也”。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隧、亭驿和长城遗址多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驿,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3]《汉书》载:“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墩,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3]虽然汉通西域的驿道具体线路和驿站均已无考,但由相关描述可以看出当时交通基本畅通,通信不绝。

(二) 隋唐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唐朝政府设立驿站,实行“过所”制度及进行屯田等措施,发展交通,管理丝路。从都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交通大道上,不仅遍设驿站,而且每个驿馆都置官管理。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7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其中第一条即为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都护府(今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中唐地理学家贾耽在《记四夷入贡道里》一文中也提到“安西西域道”为唐朝7条国际交往线之一。

从《隋书》和《北史》“裴矩传”中关于《西域图记》序一段,大体可以了解到隋代与西域交往的3条最主要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作南道、北道和中道。

南道的大体走向是长安—咸阳—扶风府(今陕西凤翔)—陇州汧源县(今陕西陇县)—陇山,转而沿陇山西南行,经清水至秦州(治上邽县,今甘肃天水)西行,经伏羌县(今甘肃甘谷)—渭州襄武县(今甘肃陇西),经渭源县—临州(治狄道县,今甘肃临洮),转而北上至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由庄浪河北上,经广武县(今甘肃永登)—凉州昌松县(今甘肃古浪),至姑臧县(今甘肃武威)与北道合,西行经删丹(今甘肃山丹县)—甘州(治张掖县,今甘肃张掖)—肃州(治酒泉县,今甘肃酒泉)—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等地至敦煌。

北道从长安出发,经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

① 王充《论衡》。

(治新平,今陕西彬县)一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一平凉弹筝峡,转而向北,经原州(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至石门关,由此向西,经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自乌兰关渡黄河,西北行至凉州姑臧,与南道合,经甘州一肃州一瓜州,最后到达敦煌。

中道即青海道,从兰州或临州西行,经河州(治枹罕,今甘肃临夏)一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一鄯城(今青海西宁市),转而西北行,渡大通河,越大雪山(祁连山),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删丹县,与北道合。

青海道还有两条支线,或自鄯城经青海湖北岸,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或自都城过赤岭(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至吐谷浑国故都伏侯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与裴矩所载南道合^[4]。

关于这一线路的走向,其他史料也可以相互印证,如《元和郡县图志》(四〇七)《凉州》记载: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乌兰路一千八百里。取秦州路者,经兰(今兰州、皋兰)、临(今临洮)、渭(今陇西)、秦(今天水)、陇(今陇县)五州及凤翔府(今凤翔)至长安也。乌兰路者,乌兰县置乌兰关,与会宁关西东对夹黄河,具舟五十待行旅,为西北极大津渡处,宜取名路也。路经乌兰关及会(今靖远北徙城堡地区)、原(今固原)、泾(今泾川)、邠(今彬县)四州至长安,行程一千八百里,两道皆置驿。《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上)《边防篇》载:“(秦州)河湟甘肃瓜沙路,自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今陇西),又百八十里至临洮(今临洮、旧狄道),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今兰州、皋兰),北渡黄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慧立《三藏法师传》粗略记载玄奘西去求经的线路:“贞观三(元)年,玄奘西行,由京师先至秦州,又经兰州、至瓜州,达伊吾、高昌。”

关于唐代敦煌以西道路建设情况,史料记载不多,仅散见于《西天路竟》S. 383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等著作中,从这些资料大体可以勾勒出从灵州经沙洲至西域各地的主要交通线路。

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载:“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

牙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灵州至凉州九百余里,凉州至甘州五百里,计一千四百余里,约二十日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今酒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也记载说,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载,从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释迦方志·肃州》曰:自肃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载:肃州“西行玉门关七十里”。自肃州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今安西)。《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瓜州去肃州四百八十里,玉门军去肃州二百余里。瓜州去玉门军二百八十里。”关于瓜州到沙州路程,《元和郡县图志》、《释迦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等记载均为三百里。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伊州下)中对于这一地段的描述为“地多沙碛,一名鬼魅碛”。王延德《使高昌记》中记载“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慈恩传》中描述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隋书·高昌传》也有“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之声,行人寻之,多至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据《元和志》,沙州去伊州七百里。由此可见这一段是通往西域路途中极其艰难的一段。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宋史·高昌传》记载:“高昌国……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即焉耆),《西域记》作阿耆尼国,或曰焉耆,《法显传》作乌夷,正史皆作焉耆,元代称作唆里迷,《悟空行记》作乌耆。《西州图经》提出:“银山道,右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卤,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天山县“东至州一百五十里”,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宋史·龟兹传》:“龟兹本回鹘别种。……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西域记》(卷一)记载:“从此(焉耆)西南行二百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释迦方志》的记载大致与此相同。《新唐书·西域传》这段的记述为:“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割鹿国即姑墨,在今新疆阿克苏附近,《宋史·天竺国传》作割禄,慧琳《一切经音义》、《括

地志》作未禄),《释迦方志》、《西域图记》、《慈恩传》等记载基本都是:“龟兹去姑墨里程为六百余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是:“自龟兹赢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也,一日亟墨,即汉姑墨国。”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阆国,又西行十五日,至疏勒国。

从史籍中可以了解西州的主要道路:(1)赤亭道。从《西州图经》P.2009号唐西州设有赤亭烽、赤亭守捉、赤亭镇,赤亭道即指经赤亭之伊西道,自赤亭西经柳中达高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载:西州柳中县“当驿路,城极险固。《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记载:“赤亭镇兵肆拾貳人。赤亭道自西州到伊吾,取伊吾道至瓜沙。”《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走此道:“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河阻道,鬼魅热风,遇无免者。”“是时四顾芒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白力城。”(2)花谷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七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西州“柳中县,……西至州三十里。……当驿路,城极险固”,丰水草,通人马。(3)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新唐书·地理志》中西州交河县:“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此入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又出柳谷,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岭,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足水草,通人马车牛。(4)萨捍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5)突波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6)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鹹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7)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岭石危,唯通人径,马行多损。(8)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9)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10)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卤。《新唐书·地理志》西州:“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碛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守捉。又

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度淡河,至焉耆城。”《新唐书·西域传》郭孝恪自西州伐焉耆“率兵出银山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玄奘至师父泉:“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唯近烽足水草,通行车马。

从《西天路竟》S.383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和《西州图经》P.2009号等资料来看,灵州以西,道路愈加艰险,但几乎所有记载中,除去莫贺延碛一段,其他地段基本上都是“足水草,通人马”。由此记载可以得出,唐代通西域道路漫漫,但作为东西沟通和商贸的交通要道,它象一条长长的丝带,在不断震荡中,佛法西来,文化交融;驿站相间,驼铃声声,胡歌悠扬,各民族在这条道路上共同谱写着一首又一首交响曲;也演奏了吐蕃民族与中原各民族、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合唱。

(三) 宋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宋代与党项等民族纷争不断,河西、陇右之地各政权交错,中西通道时断时续。宋代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如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今临夏境内),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四) 元代至清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

元代至清代,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基本已经定型,这一时期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更多地是前人“成果”的“末梢神经”延伸和“神经网络”的修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13世纪中,建立起地跨亚、欧的蒙古四大汗国,在此辽阔领域内又以“驿站”系统将各地连结起来,从而使亚、欧两洲的陆上交通畅通无阻。曾被分割、阻断的古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东西方使者和商人在这条又方便、又安全的大通道上,比肩接踵,络绎不绝,特别是欧洲的远方来客和中国的西行使者,多著有亲见亲闻、翔实可信的游记^[5]。斯文·赫定在游历西域至长安之后,对西域的驿道赞叹不绝:“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6]

(五) 长安至西域驿道的衰微

清末,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官吏感知到新媒介技术的巨大影响,纷纷提出效法西人创办邮政。《清

史稿》记载:“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俟,尽日夕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①“军情紧急,日夕万状,邮传迂缓,既恐有误机宜,藉助外人,事体更多窒碍,自不如招雇洋匠自行安设之为愈。”^②因此,“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藪,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③宣统三年(1911)十月清政府下令“裁撤驿站,设文报局”。民国初年,除内蒙古存而不废外,全国各省驿站已全部撤去。过去依靠“驿马飞递”或“提塘走递”于京省间之文件,或铺递于地方之公文,渐改由文报局通过轮船、火车转送。当更为迅捷、廉价的新传播方式——邮政、电报出现后,为西域各地社会发展、东西交往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驿道逐渐退出历史了舞台。

三、长安至西域的驿站分布

隋唐之前长安通西域的驿站名目、驿程已很难考述,隋唐时期的驿站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驿站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传递公文书信,也包括传达紧急军事情报,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问和押送犯人等务种事务。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唐时驿站传信情况。《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称唐代盛时:“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接候(埃)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此道可分为3段:长安凉州道、凉州安西道、安西更向通西域诸国道^[7]。

(一) 凉州至长安的驿站

凉州至长安一段,蕃、汉、浑、羌、回鹘、党项等民族交错,是农耕与游牧文化杂糅与震荡地带,后代学者中有人将这种处于几大文化板块衔接地的文化比喻为文化的混交林带和次生林带。混交与次生的优势恰好为多元文化交汇提供了方便。其驿道有兰州(今兰州)、会州(今靖远、景泰间黄河东岸)两驿道,谓南北道^[7]。

南道驿程,由长安都亭驿西出开远门大约二十

里渡渭水,到达临皋驿,临皋驿是长安西行第一驿。又西经望贤驿二十里至咸阳县的陶化驿,《长安志·咸阳县》载:“陶化驿在县郭下,东去府四十里。”咸阳西行五十里,经文温驿至始平县槐里驿。又西行二十里至马嵬店的马嵬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载:“兴平县西去武功县五十里,唐兴平县有马嵬驿。”马嵬驿是唐蕃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地,《唐诗纪事》(一二)载:“金城公主和蕃,中宗送至马嵬,群臣赋诗,……以践。”西经望苑驿三十里至武功县武功驿,《长安志·兴平县》(一四):武功驿在“西至武功肆六十五里”。西七十里至扶风县扶风驿;又西行三十里至龙尾驿。复西二十里至岐山县石猪驿,《元和志·岐山县》载:渭水在县南三十里。又西行五十里经横水驿至岐州。横水驿为以交通枢纽,从此沿武亭河谷,北行四十里至好畤县,又西行数十里至麟游县,又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凤翔府,此路亦置凤翔驿。凤翔又西微北七十里至汧阳县,又西循行汧水河八十里至汧源县(今陇县)汧源驿,汧源驿是唐蕃使节例所取途,每当“入蕃使回,邮馆填咽”。西行三十里至安戎关,又西行三十里至大震关,置大震关驿。又西行五十里至小陇山分水岭分水驿,《元和郡县志·陇城县》曰:“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陇上有水,东西分流,因号驿为分水驿。”又西南盖一百零五里,至清水县清水驿,唐蕃清水会盟,蕃汉通传驿骑“并于将军谷交马”。复西南一百二十里至衢州上邽县(今天水),置天水驿,天水当时为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岷、洮、松州之总枢纽。天水驿有道向西北行接邠泾原会道,北出华亭县至弹筝峡一带,接泾原道,由潘口北出接汉代的回中道。大震关、分水岭以南有安化峡道,通汧阳、清水。最南有安夷关道。向西循渭水一百二十里至伏羌县(今甘谷),又西四十里至洛门川,西稍北七十里至陇西县(今陇西、武山之间),又西北五十里至渭州治所襄武县(有西北、西南两驿道)。西南八十里至岷州,开元中置八驿,《武经总要前集·边防》(一八下)载:“岷州,东至古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驿名无考。又西转至洮、叠至松州,有三交驿,又西行一百里至临州,临洮军治所狄道县(今临洮,旧狄道)。由狄道西行经河州至鄯州(鄯州西至吐蕃,北至凉州),沿洮河下经长城堡一百五

① 《清史稿》(志一百二十四)《交通一》。

② 《清史稿志》。

十里至兰州治所五泉县(今皋兰)临河驿。北出金城关逆庄浪河而上二百二里至广武县(今庄浪县)。逆水东北二十里至昌松县(今古浪县)。又西北一百二十里至凉州的姑臧县(今武威),兰凉间置二十驿。

从上述,长安至凉州驿道南道的驿站线路为:长安都亭驿—临皋驿—陶化驿—温泉驿—兴平县驿—槐里驿—马嵬驿—望苑驿—武功县驿—扶风驿—龙尾驿—岐山驿—石猪驿—横水驿—凤翔驿—汧源驿—大震关驿—分水驿—清水驿—天水驿—岷州八驿—兰凉二十驿。南道总驿程约两千里。

北道驿程为:从长安西北向经临皋驿,咸阳县驿。由咸阳西北行约八十里至礼泉县(今礼泉县东北十里泔北镇)的礼泉驿。又四十里至奉天县(今乾县东)的奉天驿。北出五十里至永寿县永寿驿,又三十里至麻亭驿。又六十里至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新平驿。《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北出路线,前段由奉天经永寿、新平郡至安定(泾州),西北循泾水河上行八十里至宜禄县治所浅水原(今长武县)。又西五十里至长武城,由西五十里至泾州治所安定县,西偏北一百里至潘原县(今平凉东),又西北行三四十里至胡谷堡(今安国镇西),西三十余里至弹箜峡(今瓦亭峡)。又二十里至瓦亭古关(道通临、渭,即旧狄道)的瓦亭驿,七十里至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固原),西行九十里至石门关,又一百八十里至河池,又西行一百二十里至会州治所会宁县,沿黄河西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渡河西至乌兰关,西行二十里至新泉军,又西北行四百里至凉州的姑臧县(今武威)。

从上述可以概括长安至凉州驿道北道的驿站线路为:长安都亭驿—咸阳驿—临皋驿—磁门驿—管城驿—礼泉驿—骆驿—奉天驿—麻亭驿—平凉驿—弹箜峡驿—瓦亭驿—石门驿—新泉军—姑臧。北道驿程约一千八百里。

(二)凉甘道:凉州西至瓜州玉门关的驿站

凉州(今武威境内)是东西交通要冲和佛教重镇,人口繁茂,胡汉相杂,交通发达。

凉甘道具体驿站如下:凉州西行一百八十里至番禾县(今永昌县),西北越删丹岭(今水泉子),经日勒古城县(今古城渌),凡二百里至删丹县(今山丹)。《西北丛编·民国八年》记载:“早发永昌县,晚宿水泉驿,计行六十里”,“驿地高七千七百尺”,“古城渌,……入山丹县界。……汉朝之日勒县也。

又行平地十五里山丹峡,大石挡道。五里峡口驿”,删丹又西行一百二十里至甘州治所张掖县(今张掖),甘州南经甘斗拔谷至鄯州,可至吐蕃,甘州有巩笔驿,《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五年闰九月,“回纥部落杀王君免于其州之”,《新唐志》也有:“甘州张掖县西有巩笔驿”。甘州西行一百二十里至建康军(今高台西南)。又西,道出崆峒以北,鹽池(今明海湖)之南,一百一十里至福禄县(今新桥堡、龙兴关一带)。又由甘州循弱水(张掖河)西北行三百余里至福禄县咸池烽,又西南行三百余里亦至肃州(今酒泉),有临水驿,《西北丛编》(卷三):临水驿在县东四十二里,驿县间“人烟稠密,道路平坦,农事发达”。肃州“西稍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①,又西一百二十里至玉门县。又西经沙头古城约三百里至瓜州(古亦称晋昌郡,今安西东南)。

(三)玉门关至安西的驿站

玉门关西约六十五里至常乐县(今安西县西),置常乐驿。常乐与沙洲之间有南北两驿道。南道由常乐县常乐驿西南行四十五里至鱼泉驿,又西二十五里至黄谷驿,又西行四十里至空谷驿,又西行三十里至无穷驿,又西三十五里至其头驿,又西二十五里至东泉驿,又西四十里至沙州治所州城驿。后因石碛山县,迂曲近贼,遂于天授二年尽废南道诸驿,改取北道置驿。北道由常乐驿正西行三十里至阶亭驿(在阶亭烽侧,苦水北),又西北行二十五里至甘草驿,又西二十五里至长亭驿(在长亭烽下),又西南四十五里至白亭驿(在白亭烽下),又南二十里至横涧驿,又西南二十里至神泉驿(后置清泉戍,遂改名清泉驿);又西南四十里至沙州治所州城驿^[7]。

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站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站集中在今敦煌市境内。一市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相当发达,管理也十分严格。

(四)瓜沙两州至伊州的驿站

据《沙洲都督府图经》P.2005号(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本),由瓜沙两州各有驿道通伊州(今哈

① 道宣《释迦方志》。

密),即沙伊道曰肖竿道,瓜伊道曰第五道,也叫莫贺延碛道,高宗、武后时代两道交替使用。

瓜伊道的驿站有:常乐驿,《沙洲都督府图经》载:“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号为苦水。”西北行二十七里至新井驿,又一百五十一里经广显驿至乌山驿(“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又北行六十九里至双泉驿,《沙洲都督府图经》P.2 005 号记载:“双泉驿右在州东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乐县界。”又六十四里至第五驿,《沙洲都督府图经》载:“第五驿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卅步,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又北入莫贺延碛,六十八里至冷泉驿;“冷泉驿,右在州东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里。”又八十四里至胡桐驿:“胡桐驿,右在州东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赤崖驿:“悬泉驿,右在州东一百卅五里。旧是山南空谷驿,唐永淳三年录奏奉敕移就山北悬泉谷置。西去其头驿八十里,东去鱼泉驿卅里,同前奉敕移废。”又西北经两驿两百四十余里至伊州治所伊吾县(今哈密),去瓜州九百里。此大道大致皆置戍,与驿同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昼伏夜行遂至瓜州。……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去关上流十里许。……经八十余里见第一烽。既去夜到第四烽。……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两项相较,玄奘法师西行路线与《沙洲都督府图经》所载的第五道大体相合。《沙洲都督府图经》(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本)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以上驿,瓜州捉。在州西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奉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肖竿道行。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肖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置驿十,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

沙伊道的驿站有:由沙州州城驿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兴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仓城,又三十里

至玉门古关城,又折北行六十六里至咸泉城(沙伊两州分界处),又北至肖竿馆,置肖竿戍,由北至伊州治所伊吾县,去沙州七百里。

(五) 伊州以西的西域驿道与驿站设置

为经营西域,汉代便“列亭障至玉门”,“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其后,设置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汉朝派往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商贸活动的使者,“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2]。隋唐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8]。唐朝政府还采取了设立驿站，实行“过所”制度及进行屯田等措施，发展交通，管理丝路，达到以驿养驿的目的。对往来商贾，还要按规定收取一定的税金，唐朝政府规定：“焉焉、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2]

唐朝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十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饭馆等等。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现在敦煌莫高窟三〇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四、结语

交通网络是社会发展的“神经系统”,它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在多种文化共存、接触、借用、传播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交通发展是社会触角的有效延伸,它将各民族的文化连接、呈现出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在速度和空间上起着重要的规定性作用。“置邮而传命”,驿站既是中央王朝统治力的体现,又是各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

融汇的“传送带”。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中提到这条贯通中西的文化交流大动脉时充满羡慕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人员的迁徙流转、物品的沟通互用、语言的转换借取、日常生活的彼此影响、信息的沟通扩散。在这个驿道网络中,几大文化板块同台演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了许多“文化的混交林带”和“次生林带”,为西域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3] 臧嵘. 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吴玉贵.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 樊保良.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6] 斯文·赫定. 丝绸之路[M]. 江红,李佩娟,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7]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宋祁,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Post road as a media: post road from Chang'an to western regions in ancient times

ZHANG Shuo-xun, WANG Xiao-hong, HAN Yan

(School of News and Dissemin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post road from Chang'a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s is a place for assembling and exchanging of Tibet's local culture, Central Plains' Confucian culture, Indian Buddhism culture and Islam culture, and as ZHANG Qian serving as an envo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is post road has witnessed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migration, mutual-use of goods, transmission and borrowing of language, mutual influence of daily life, and spread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e post road from Chang'a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multi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Chang'an; western regions; po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ost road